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四三二號　報名：抗戰日報

本報發行科啓事

由於我地區擴大，各種報紙份數激增，同時因物價上漲，每張成本將達三百元，而報價仍極低廉，因以虧款甚巨。爲支援前綫，節省開支，請各地讀者將閱後報紙除留爲機關必留參考份數外，其餘均請收交當地發行機關，交郵局寄回本科，郵費由本科支付。

四月二十日

快買新書
趙樹理小說選集
目錄
李有才板話
地板
福貴
小二黑結婚
每册三千五百元
新華書店晉綏分店啓

新華社社論

戰局的轉折點

評蔣軍一三五旅被殲

四月十四日，我西北人民解放軍獲得大捷，胡宗南部整編一五師一三五旅在瓦窰堡（安定縣附近）被我軍全部殲滅。此次殲滅戰的乾脆迅速，與上月二十五日青化砭（延安東北）殲滅三十一旅（缺一個團）之戰一樣，足稱爲模範的戰例。

一三五旅的殲滅，標誌着胡宗南從此走下坡路。

胡宗南以十六個旅（初爲十四個旅，後增加兩個旅）十六萬人之大兵力，從洛川、宜川之綫竄犯延安及陝北，至此剛一個月。這樣的集中兵力進攻一地，是蔣軍在此次內戰中僅次於進攻臨沂的一次，在其他地方尚未見過。侵佔延安之後，胡宗南集中主力，四處亂闖。進攻安塞時，用九個旅；進攻延長、延川、清澗時，用十一個旅；進攻瓦窰堡時，用九個旅；回竄青化砭、蟠龍時，爲八個旅；此次向安定、瓦窰堡之綫前進時，又爲八個旅。胡軍每次進攻，全軍靠攏，摺疊起來，佈成橫有三四十里之方陣，只走山頂，不走下路，天天行軍，夜夜露營，每日前進二三十里。據俘虜講，就是所謂「國防部指導的新戰術」。這種戰術，與國民黨軍隊中另一派戰術不同，另一派戰術，是被白崇禧、陳誠等認爲保守的那種戰術，主張攜帶重裝，集中駐紮，每日前進十里左右，即所謂「用兵宜正不宜奇，駐軍宜聚不宜散，行軍宜緩不宜急」的戰術。這兩種戰術比較起來，所謂「國防部新戰術」，是在形式上表現爲比較更瘋狂的戰術，但在實際上，卻表現國民黨的窮無出路、異常恐慌與孤注一擲，胡宗南用的就是這種戰術。又據俘虜講，胡宗南又新發明了所謂「鐵陣戰術」，遇到我軍，總避而過，以求迅速，但實際上就是不打仗只走路的戰術，這種戰術，除了表示胡宗南的懦怯而外，沒有別的。胡宗南採用這種戰術，其結果是怎樣呢？現在看已經表現出來的是：第一，佔領了一些地區之後，不能不分散兵力擔任守備，因而其所能集中的兵力，就越來越小，到現在，已由攻延安時的十四個旅減爲八個旅。第二，由於分散兵力，因而其薄弱之點暴露出來，被我軍殲滅的機會就增多了。第三，因爲人民反對，胡軍所集中的兵力，像瞎子一樣，只能到處撲空，白天武裝大遊行，晚上幾萬人集中大露營。第四，由於糧食缺乏，將士疲勞，減員異常巨大，據俘虜供，胡軍士兵每天只吃一頓稀飯一頓乾飯，有些整伍乾脆餓飯，士兵掉隊伍五里，即被我游擊隊捉去，因爲露營而病害很多，許多士兵乘機逃亡，一個月中連隊中減員，多者百分之六十，少者百分之三十幾。在這種情形之下，胡軍士氣以非常快的速度降低下去，其戰鬥力亦以同樣速度降低下去。

在陝甘寧邊區軍民方面，情形就完全相反。游擊戰爭很快的發展，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很快提高，軍民團結愈快加強，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作戰方法很快被領會，因而愈戰愈強。

（下接三版）

劉伯承將軍所部偉大勝利

敵第二快速縱隊全部就殲

兩個旅三個團被我團團包圍

（新華社豫北前綫十八日急電）人民常勝軍劉伯承將軍麾下，於十五日夜半向增援湯陰之蔣軍出擊，取得偉大勝利。八日由淇縣北犯的蔣軍第六六師兩個旅、四十一師兩個團、第二快速縱隊（即四十九旅）全部及八十師一個團全部，已於十五日夜爲人民解放軍團團包圍於淇縣東北地區，戰至發電時止，已將第二快速縱隊（即四十九旅）全部消滅於淇縣東北四十里處，縱隊長（即旅長）李守正已被生擒，繳獲甚豐，現正擴大戰果中。按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武器幫助下，僅裝備了兩個快速縱隊，其第一快速縱隊已於今春在魯南戰役中被山東人民解放軍殲滅，僅餘之第二快速縱隊，此次又被劉伯承將軍常勝軍全部俘獲。

涼城游擊隊、武工隊活躍敵後

協助羣衆鎮壓惡霸地主

三月底連剷搶糧傳頑

（本報訊）活躍於綏南涼城敵後之我游擊隊、武工隊，於三月末旬中彈劾懲頑傳頭，在涼城平川某村建立民主政權，我武工隊並積極協助羣衆鎮壓曾積極向羣衆施行報復的惡霸地主，惡霸地主王二惹，去冬依持敵勢奪去羣衆鬥爭果實土地六頃、糧食三十石及肥豬十口，於三月二十九日，該逆被鎮壓，羣衆索回鬥爭果實。又三月二十一日，涼城僞頑軍二十餘，到我光復寨子搶糧，我某區游擊隊武工隊當即前往截擊，僞軍連口袋也未及帶走即倉惶逃回田家鎮據點。三月二十三日，新堂鎮僞軍十餘，趕帶四輛大車，前來我二道溝搶糧，我三個武工隊員於中途設伏，敵聞槍聲，四外逃散，我奪得載運糧草之大車，當即歸還原主。是日下午，傳頭軍三十餘企圖向我報復，再次來二道溝搶糧，又被我游擊隊擊潰。我武工隊並協同羣衆，將新堂至田家鎮間之沙溝大橋全部焚燬，並破壞電線杆二里許，繳回電線數十斤。（維憲）

混入我地方武裝殺人搶刦

李宏瑞當衆伏法

（七分區訊）曾充日寇警察、便衣特務的汾陽縣峪宮村李宏瑞，於日寇投降後，混入我地方武裝，破壞革命，誣陷區幹部，分區機關部隊及駐地羣衆三月二十七日於某地召開公審大會，執行槍決。該犯先後曾害汾陽趙家莊村民賴敬老福等四名。去年九月間，在汾陽大路上殺死任家莊趕車的老五，搶去了騾、馬各一匹，棉襖一件。又一次在趙家莊搶去毛毯七條、皮靴及所截騎料、褡布、針騾等財物。李逆曾口「游收」一行兇搶劫之財物，共值四百餘萬元。去年七月，途經家莊李不元之二女是「特務」，抓到北莊村羣衆。此外，他更威脅誘騙武工組長李德才、賀公平二人拖槍叛變。在公審大會上，該犯對其罪惡供認不諱，當場伏法，人心大快。（林植、蘇航）

平介閻頑侵佔區

我武工隊活躍

（平介訊）閻頑侵佔一區後，我方堅持該地游擊戰爭。三月二十日，××武工組在梁家堡附近，埋下地雷，第二日，閻僞「治村」人員數十人出來搶糧，炸死僞村長及協助員等三人。廿四日，我游擊隊在回回堡四，伏擊出擾仁莊之四十四師一部，打死敵軍三名。（海正）

（平介訊）一區閻頑大肆勒索羣衆，南良莊「治村」每日向某村強派小麥四石五斗，臨時搶收羣不在內。最近又向每個強徵小麥二十石、小米二十石，款項一百零五萬元，並限令限十日交足。南僞村唱戲時，「治村」村長、村連長的姨太太花了的費錢，也要向每村徵款。（海正）

聽你們訴苦 比上十次課也強

某部在參加羣運中提高思想

（新華社雁門十七日電）三三大隊四九中隊練思想和作駐村土地改革工作相結合，收效極大。該部在靜樂東崖上村，開始練兵時，就發動全體指戰員抓緊操課，公餘做羣衆工作，在挨門挨戶進行調查中，發現該村多數羣衆遭受惡霸靳成元的壓迫，但羣衆顧慮「清算了也得不到東西」，不敢鬥爭，指戰士們宣傳「耕者有其田」政策後，很多羣衆提出了翻身的要求，如當三五成羣地議論着：「惡霸靳成元的財產不是好來的」，如中農李玉明對人說：「前年他給我擔擔了兩担毛炭，當時我說要還他這工，他說不要，可是到秋收時，就硬訛去了一半産量。這次土地改革，非和狗日的算不行！」大家這樣醞釀了四、五天，地方幹部上就確定開羣衆訴苦大會，部隊上班以上的幹部都參加。會上和羣衆訴說的冤仇，都是給部隊同志上政治課，如該羣出身的農民韓凡狗，說到借川靳成元二十塊錢，不到三年工夫，弄得他傾家蕩産時，部隊同志就傳出了低語：「我家也是這樣窮的，不好好的革命是不行的啊！」靳成元鬥倒後，共算出十七塊坪地、九垧梁地、牛一條、布三疋，及三十元白洋，與羣衆正民主討論分配果實及組織生産。部隊上的同志回去就對比的說起了自己家裏過去的苦處，沒隔幾天，該部的訴苦運動鬧得熱火潮天，羣衆一遇見戰士就說：「你們給我們指了條翻身的明路。」戰士們的回答是：「聽你們訴苦，比上十次課也強，我們一定要勇敢的殺敵，來保衛咱們的土地。」（薰彬、胡升等）

拒抗清算妄圖逃跑投敵

大地主楊明則中途被捕

民兵杜元富等階級立場堅定
拒受賄賂將楊某父子扣送政府

（靜樂訊）下馬城民兵杜元富等三人，查獲拒抗清算企圖逃跑投敵的嵐縣城大地主楊明則父子三人。正當嵐縣城羣衆展開清算時，城內大地主楊明則父子三人，爲避清算，想偷跑到太原投敵，曾收買嵐縣的兩個二流子，把他們送到靜樂五區南河村。到該村後，楊明則又用白洋六元收買該村二流子程謀孩，叫他幫助開路條並引他轉移到下馬城，以便逃往太原。程謀孩到[illegible]路條，將上邑擲四個人到下馬城一帶去買牛。村公所未加細審，把路條開了。當地主楊明則等到下馬城村時，該村民兵杜元富等查路條，發現他們行跡可疑，衣服行點都不和農民一樣，就帶他們回村詳細考察，途中，地主拿出三十四元白洋企圖收買該三個民兵，叫把他們放了，該三個民兵大聲道：「你看我們是愛你的錢嗎？我們是老百姓的武裝，還能叫你地主收買了！」該地主三人當被送交當地政府，轉送回嵐縣府交羣衆清算。（段秉仁、張文俊）

保德春旱！

南河溝群衆研究防旱備荒 增墾水地担水種棉 教育婦女節省口粮

（保德訊）天旱地乾，保德今春尙未下雨。川牛時季已過一月，但還未能普遍耕地。三區南河溝每戶佗今只鋤過三五犬，且是陰地，翻起的土疙瘩有升斗大，又無法下種。爲了及早預防荒旱，該村羣衆時集會討論，研究出以下辦法：一、每家貧苦羣衆除作防好分到的水地外，再設法開闢水地，儘量增加水地面積。二、趕快翻稻地，翻過把土地打碎，打出水稻樁，每戶至少種一垧。以上兩種只要務營好，就可勉強渡過荒年。三、陽地乾的鋤不開，可先耕陰地，土塊打不過，可暫時放下，等下雨後，擱一下即能下種，若是等下了雨再耕，會忙不過來，誤了農時。四、注意節約的，首先要教育婦女，儘量節省口糧。（郭志成）

（又訊）天旱無雨，捉苗不易，描鸞村老農侯起鄉介紹自己天旱作務經驗如下：天旱種黑豆，麥子，可將推種改爲點種，捉苗較有把握，和解應點在犁壕旁邊的濕土上，不要種得深了，其他豆子也可採用此法下種。這樣在鋤時扭省工，可免去破苗一層手續。每一垧地，又能節省一升種籽。（高鳳璋）

嵐縣會里村群衆 要回地主舊欠公糧

（嵐縣訊）五區會里村地主王變卿，王五牛，積欠四三年公糧九石二十四斤，四四年積欠一百三十八斤，他們至今無糧手段，拖租不交。去年清理舊欠公糧，幹部被地主"哭窮"所蒙蔽，就向政府將地主的一千零六十二斤公糧報銷了。村幹部在縣會上檢討出這種錯誤後，就發動羣衆開會討論。貧雇農說："地主在說：'窮了'，大家哭苦窮了幾年地，他今年有人[illegible]有卅來垧好地，人家一個也[illegible]百個幣。"劉幹部提出提議："過去窮人要求清查，貧苦大衆交，咱們吃了窮，不下；地主指欠公糧，你們幹部就不要！"大家提出要把地主舊欠公糧全要出來，解決公糧，他們過去拖欠的公糧，都要全拿出來。第二天開羣衆大會，把地主叫來，羣衆當場揭穿地主們哭窮的陰謀："你們在四二年把糧食埋的滿了也不交。"一致要求，過去拖欠的公糧，交給貧苦烈抗屬和貧雇農民。（劉立漢）

靜樂馬家莊地主 劉家三虎逃不出清算

（靜樂訊）六區馬家莊地主劉三虎弟兄三人，一直以地主惡霸身份，對羣衆壓迫剝削，敲詐勒索。去冬開展翻身運動中，他們對民兵小隊長威脅說："國軍快要到來了，你們還敢怎樣？"並找幹部請客送禮，搞亂羣衆鬥爭的陣線。在解決村幹部貪污問題時，就造謠說："這是給幹部放標槍的下場"，進行挑撥。在鬥爭石鐵小工作時，後以貧苦幹部，他在村中當着衆人罵，到處宣傳說："今天又是'窮人翻身了'"，經群衆發覺後，將他扣起，又又了他在[illegible]三十斤分區交通站，要以"站長"自居，仍以"三分區交通站長"自居，並引誘不服抗勤，吸青年農民參加賭博，拉攏貧苦青年參加賭博，勸他們逃亡，又拉攏他入了"蒋匪"，說在下伙會打死。羣衆齊聲指出他的罪行，[illegible]他虎會在下伙會再及此。

偏關擴幹會決定 撥米賠償群衆損失

陳區長去年強迫關河口修水利失敗

（偏關訊）縣擴幹會決定以十大石小米，賠償二區關河口羣衆因修水利所受的損失。去年政府與修水利時，區長自己缺乏修水利的經驗，但又不和羣衆研討，而由擴幹會決定把修水利看成個人表功的機會，對貧苦羣衆的幹部們說："咱們在這裏要修好這一地，那些地主不要幹吧！"於是主觀的計劃了工程，當由政府出錢，預算二十石米，其中三十石借款，不料三年三十石糧食，區長胡保德統一計劃賠償，村幹部提出"水道雖好"，還[illegible]丁土地，引起羣衆不滿，說："不修水利有旱地，修了水地"，並花了三十石貨款。總到了預算，但其餘工款借不收的點，工人們說："小石頭，大石頭，小石頭，要不滿意。"後來又成功不了"。但幹部擴大小石頭河流，見提出"不行"，後來在全體擴幹會上，檢討了[illegible]，決定賠償羣衆損失，並賠幹部[illegible]的二十餘土地，共花了一倍，結果也沒有賠償。（[illegible]）

永和三十餘村群衆 清算大地主李秉鑑

二十九個村的貧苦群衆分到土地

（新華社晉綏十七日電）永和一區東峪溝羣衆聯合三十餘村農民，向大地主李秉鑑進行清算鬥爭。李秉鑑是永和第一家大地主，全家四十口人，全靠吃租放利過活，歷年來榨取農民血汗，擁有土地將近一萬畝，窰洞一百三十多間及大量財物。李家土地都是霸佔別人的，民國元年以前，就估過十餘家農戶的土地，外縣戶開下的荒地，亦據爲己有。他對租種農民異常殘酷，每個戶都實行成租制，除過收成好，一年收成好，李秉鑑看見收租，第二年提高租子，但因天旱收成不好，他又不少分租，即強迫逼租。三月一日，東峪溝農民分組協商，詳細清算李秉鑑過去十村羣衆，一致向李秉鑑鬥爭。最後羣衆分得土地，窰洞及財產，並訴苦會上二十九個村的貧苦羣衆分得土地。該村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大娘，分到門爭果實時，大部份土地，窰洞，二十九個村的農民，到會的四鄉貧苦農民，果實分到門爭果實，全村十四家貧苦農民無地，各分到地和窰洞。全村一個戶無地無窰，四家貧農缺地，都分到八九畝平地，六十畝山地，六家貧農和自動婦女日夜紡織，能參加紡織的婦女，不到一月就紡下六斤線子，計劃繼續紡布，解決口糧困難。（石俊、蕊生）

陽曲三區兩年來的群運 二流子掌握領導 嚴重侵害了農民利益

（新華社晉綏訊）陽曲八分區近來檢查：陽曲三區兩年來全區冊報自然村八十一村，一百八十八戶被清算過的八十八戶對家中，中農被估算的半數。其餘一般清算，大部是二流子一，門爭果實也大部被他們竊取。以後村幹部，曾組織大會，該村所有四五年冬的清算，亦就是這種錯誤，經過一次大門爭，決定要在那裏作一番爭鬥，開始找了幾個"一流子"，組織會，的二流子幹部，向內開會，有時也有一個二流子幹部"當主"，被鬥爭，實際是受了中農的欺騙，羣衆不滿意，幹部便決定要，到會的男女兒童一齊要到會，並提出口號："到縣會去！"在決定因難，出了羣衆，因此羣衆也知道，[illegible]斤半糧食，如果天

不來要飯。大會連開十一天，門爭了四十四戶，中貧農佔四十八戶，一個二流子提出他一過去賣出的四畝地（買主中農），能不能要回，幹部立即答應要。類似的事情極多，引起了農民之間糾紛，而羣家問題掃爭，決不能利，加以羣衆對他家"安大鍋"，那個會共計算出八千多斤糧食，但最後只剩一口破"農會"保存，其他財產都被[illegible]分，協合門爭後，區幹部根本不聽羣衆反映，到縣上大會的時候，度大大的"成績"，講"成績"，請區來挑戰幹部，便在鬥爭的情況下繼續下去，不少二流子冒充"一門爭積極分子"，"中農家"，如小村的一個，他的子女有的逼了，都得到七個村的二門爭，據說全村的中農，清果實，那村民的了，就是以後吃的，那村能有果實問題，擬建立門爭，縣級領導幹部至該區檢查過，

義次工作，但要一般發動羣衆一的辦法，情況，卻牽引起群衆的不滿，今年正月間，該區幹部都便人懷疑，都拋棄了區政權，二流子佔領門了的羣衆，但該區情況是一般群衆分到土地分配，有大批土地，羣衆被分散，區幹部的工作被停工，區幹部，正在組織區幹部糾正，並發動羣衆。（本）

清縣克城村群衆

歷年受敵頑統治 舉心生產 今年總得土地貸款春耕忙

（清縣訊）克城鎮自從被我解放，歷年來在敵頑統治下無心生產的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舊具都被分了，兩得土地農民，現在已有三十多家，都以耕地爲貸款，所有貧農租地已開種，一子孩子多缺少畜具，都積極的進行春耕。受苦半輩子的農民，他們分得十六畝熟地後，就把大道上的泥土收集了七十多担，上了他地裏，又和中農任甲源的送糞工，現已種完八畝豌豆。僅此一天功夫，和六歲的孩子在地裏，並把石頭子裏的碎石清除乾淨，他們一天就翻了二十多畝地。（郭福明）

評論 和群衆商量 防旱備荒的辦法

邊區各地旱象嚴重，春旱一天比一天嚴重了。除興縣高家村等村外，全村已有耕牛十九頭，再有六個耕牛，全村土地都可按時耕過。如果因爲地皮太乾，無法用牛，到現在爲止，每個牛已少耕地十多垧，合起來就少耕了三百多垧。如果再有十天半月不下雨，損失就十分嚴重了。

羣衆面臨這一個問題，各地領導同志及全體幹部，應引起極大的注意，克服任何自流的，隱現山命的思想與態度，即時抓緊組織行動，發動羣衆與旱災作鬥爭！這個問題提到我們當前的工作日程上了。首先，要在幫助貧苦群衆解決了困難的同時，提倡精耕細作，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把地作務好，的更好；盡可能的增墾水地，賣修水利，及提倡河灘的老營，要就地取材修水地。各級領導同志，必須注意研究群衆保存旱地作物的精神，和各村羣衆商量出適合當地具體情況的辦法，認真推行，以減少旱荒給我們帶來的損失。

軍民之間

解放戰士的話

"成川"部隊勤助駐地羣衆播種，又幫助土改工作，他們說："我們以前在國民黨那裏受了很大的壓迫，現在來到八路軍，孝敬老鄉，幫了很多忙，在辦事人民事上，我們解放了，在地上我們應該幫助，看到了三家貧苦老鄉，都是生活困難的，幫他們送炭、鍋麥子。"

兩好合一好

"翠案後"（依美）摔住到河口附近村後，和老鄉關係搞得很好，村裏大人小孩一看到就說我們是：後老鄉，他看見有危險，幫他們救治，說起來了王福裕，他說一句："不是八路軍的醫生，我這條命早沒了，就是王福裕給我治好了。"因為休養員在我家，他們照顧的老鄉，一個月給他拆洗了棉衣，血衣，村裏兩個木匠，又給休養員做了十八套小桌，還有女工，幫他做鞋，縫衣、大便桶等。

過了時再吃東西

有一天，"馬蘭"部九連到了譚縣關道村，因為自己帶着"乾糧"，村幹部說：'在這裏吃飯吧'。只好叫部隊"住在老鄉家吧，戰士們說："老鄉不在，咱可不能吃大家的東西，說一會兒也不要緊。"連幹部就和村幹部研究了一下，把各家的小米和山藥都稱了一稱，分給各班吃。第二天從村公所借了一些錢，依在老鄉家的地方，等老鄉回來，並按價付了錢。

不叫老鄉受驚動

"洪河口"三營九連，駐在[illegible]轉移時，到一個地方，老鄉不在，就下了決心：不叫老鄉受驚動。他們給老鄉打掃好院，把一切都收拾好，才離開他們的窰洞，也不叫老鄉受驚。一天老鄉回來，看到他們整齊的樣子，說："咱們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軍隊，過去國民黨的兵，老鄉看到他們都是跑，咱們才是咱們的子弟兵。"老鄉笑了。

石莊外圍我猛烈反擊
解放井陘獲鹿井陘礦區

（新華社晉察冀十八日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一部於十六日晚七時，向石家莊以西正太路上之井陘及井陘礦區發動猛烈反擊，經一整夜激烈戰鬥，昨日下午六時，井陘縣城及華北著名的井陘礦區，同獲解放。一九四零年百團大戰時，該礦即曾為晉察冀人民解放軍一度解放。此次該區職工於砲火甫停，即蜂擁而出，自動協助我軍恢復秩序，將完好無缺的器材物質，一一點交予民主政府，他們興奮地說：「這些機器我們保護得好好的，就等你們來了。」

（新華社晉察冀十八日電）十六日晚七時，晉察冀人民解放軍一部同時向石莊、井陘間之獲鹿反擊，僅二十分鐘即解放該城，守敵全部就殲。十七日午，石家莊蔣軍三千餘出犯，向該城反撲，人民解放軍刻正向其包圍中。

蔣軍窘態畢現
害怕暴露兵力不足

（新華社華中十八日電）人民解放軍於三月二十六日解放海門叢鎮時，繳獲蔣第一綏靖區司令部去年十二月二日綏字第三號電令。該電稱：「值茲兵力調動，求援呼號，請兵因應，……此不獨於事無補，且徒洩露軍情，殊多不便於呼叫。」「一軍事以顧大局為主，兵力調動自有通盤計劃，故有緩急之分，茲後不得再有同樣情事發生。」規定「各地戰局及各軍無線電台，不得拍發此類明密電文，否則以洩露軍機論處。」

但蔣軍兵力不足的致命弱點，是永遠不能用幾個命令解決的，以海（門）啓（東）地區為例，二十一師四三五團去年十月底掩護土著蔣偽出犯蘇北後不久，即北調。調至海門、啓東「清剿」之四十九師一零五旅三一四團開駐一個月，又因二十一師調台灣，京滬空虛，調渡江南下，但在土著蔣偽要求下，最近又調守東台淮安公路。每次蔣軍調動，土著蔣偽即大喊「一不派主力接防，恐將不保」，但蔣軍調動頻繁，實難兼顧，只使彼等備感失望。

乾脆迅速殲敵又一範例
我殲敵一三五旅經過

（新華社陝北前綫十八日急電）本社特派記者林朗報導胡軍一三五旅被殲之經過如下：緊縮着偽裝像牛一樣笨重的蔣胡軍，以八個旅主力，由董釗、劉勘率領，在蟠龍（延安東北九十里）至瓦窰堡縱橫不足五十里的高山峽谷間團團打轉，已經有一星期了，他們白天排成幾路縱隊，排成綫在山頭上上下下跋涉，用排炮和機槍火力向無窮盡的陝北羣山中亂放，夜晚就在荒山裏露營，士兵餓着肚皮，挨着凍餓，盲目的走來走去，憂慮着自己的生命。而強大的西北人民解放軍，則有效的消耗敵人的體力和加深其疲勞。四月十四日晨，盤踞瓦窰堡的蔣胡軍一三五旅，依靠那八個旅從西南接應，小心翼翼地自瓦窰堡向南出動，卑劣怯懦的敵人，不敢走大路，祇是選擇山頭爬行，當他們走了三十里的時候，西北人民解放軍一部突然出現在它的主力前後和側翼，於是胡軍驚形立即非常混亂，丟了牲口和擔架，所屬佔住幾個山頭，據險頑抗。可是英勇的人民戰士以強烈的火力和準確射擊，把胡軍人馬打的漫山亂跑，躲藏了嘴巴，蔣機數架雖不顧盤旋掃射，但亦無補於事。胡軍指揮官命令設置砲台，企圖求援，因人民解放軍火力猛烈，以致敵之未成。遭殲深山激戰，直至黃昏，最後，人民戰士以卓越的英勇，奮力衝上山頭軍的殘餘陣地，終將其全部殲滅。由南面北進的胡軍對此相距不及五里，而人民解放軍仍能使其接應不上。同時，留守瓦窰堡之胡軍一個團，亦不敢增援。一三五旅之被殲，為蔣軍於三月十九日攻佔延安以來被殲之第二個旅，距三月二十五日第一次被殲於延安東北七十里青化砭之整二十七師三十一旅，為時不過二十天，而一三五旅自四月三日侵佔瓦窰堡至其全部被殲，為時亦僅十二天。

蔣軍官兵厭戰
對蔣家暴政不滿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西北總分社記者鄭濟報導：蔣軍第十師八三旅二四八團三營在赤水以北區小道子被殲後，我們獲得了數十封私人信件，充分發露了蔣軍官兵厭戰情緒和對偽民黨政府的不滿。九旅道長李崇魁的友人署名為「錦」的，於去年十二月四日致其信稱：「軍人將要為我們寶貴的青春犧牲嗎？何時休了？內戰何時止了？」李崇魁之兄錫林於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信中稱：「八五旅（第十師）已奉命向隴海線，恐此事更無撥款之望，但願全大局的非難，如果將你們調至後方，何以受到不少壓迫。」……「國內戰爭早結束，不然就要完了。」「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對公室秘書長鍾元發談國際國際主至抗戰中，東北黑暗狀況：『時局如此惡劣，大家混時間而已，戰事不會（？）金融混亂，生活飛漲，人心惶惶，大家苦悶，奈何奈何。廣市中央機方懷師林立，過去權人之南黨附為權，現要員接收要人之寶川地，難民嗷嗷特殊，大發花天酒地，政治不上軌道，軍人飛揚跋扈，要人們驕奢淫佚，百姓已窮迫不堪受，此東北之現象也。政治不改革，國際不激於磐石，國家名存實亡，非國故作恐懼，國事確是如此也。』」

抗議獨夫法西斯逮捕
蔣管區教育界
發起人權保障運動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滬文匯報訊：蔣管區教育界抗議蔣介石在各地施行法西斯逮捕，上海六十六教授發表宣言後，上海教育界為擴大保障人權運動，由馬寅初、沈體蘭、孫起孟等教授發起組織上海教育界人權保障會。該會已於三月十二日成立，發表宣言，抗議蔣管區逮捕人民，並呼籲各界人民團結一致，為人權保障奮鬥到底。

蔣管區
特務統治花樣日增

（新華社晉中十七日電）三月十九日漢文報訊：蔣管區特務統治花樣日多。成都警察局已擬定計劃，組訓「義務警察」及「義務警察」，凡人力車夫、馬車夫、旅館、茶館、浴室、酒店小二、工廠工人、和尚、道士、法師及其他職業人員等，均將被徵為「義務警察」，訓練後，進行秘密活動。「義務警察」一用為公開，協助警監，執行任務，被擬著偽旅館、劇團、銀行及商號、錦家出一人，南京北區吃飯，偽冒者，忙著組織一冊人民巡察班」，由甲長保長擔任戶巡查。……所謂「突擊檢查」，逮捕一次檢查兩小時，即捕去男女四十九名。

戰局的轉折點
（上接一版）

一三五旅的全部被殲，說明胡蔣「國防部新戰術」的破產，說明胡軍戰鬥力的下降與西北人民解放軍戰鬥力的上升，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從此以後，胡宗南軍就要走下坡路了。胡軍的兇猛瘋狂僅維持了一個月時間，從此就要下降了。胡軍現在所能集中的主力只有八個旅，消滅了一三五旅之後，就祇八個旅的集中也將難於維持，而繼下去，不論胡軍是繼續其攻勢或者轉取守勢，對於胡宗南都是死路一條。

一三五旅的全部殲滅，對於西北人民解放軍，則奠定了今後徹底粉碎胡軍的基礎，同時，又證明了西北人民解放軍僅以自己現有的力量，就足以打破胡宗南。

西北戰局的轉折點，同時就是全國戰局的轉折點。在時間的順序上說，胡宗南是蔣介石的最後一張牌。到今年三月國民黨三中全會上蔣介石宣佈「政治解決已經絕望」之時，蔣介石手裏還可能組織十幾個旅在一起的進攻力量，只剩下胡宗南這一支了。蔣介石於召集國大之後，又驅逐中共駐京滬渝代表人員，下令進攻延安，決心最後破裂，其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胡宗南這支軍隊身上。國民黨所以那樣興高彩烈，大吹大擂，把佔領延安描寫得好像反動勢力從此得救，民主勢力從此抵延安之後，領延安描寫得好似反動勢力從此得救，就是這個道理。西北戰局的總轉折點，意味着蔣介石希望的最後寄托已經靠不住。而在人民解放軍方面，戰局的轉折點，是在幾個戰場已經轉入優勢的情況下發生的，從此全面地起變化，可以預計，四月開始的兩三個月內，蔣軍將由攻勢轉變成為守勢，人民解放軍將由守勢轉變成為攻勢，蔣介石從此走下坡路，再沒有什麼將從明確估計出來的前途。而當全國人民了解了這一點，平漢路、正太路北、山東等地區的勝利充分證明了之後，蔣介石反動集團的滅亡，歷史事變的發展表現的如此出人意料，人民解放軍的放棄延安，將標誌着蔣介石的滅亡，中國人民的勝利。

胡軍的士氣

人民解放軍某部戰士黃法林，河南信陽人，去年中原突圍北返時，在鄂南因病掉隊，被胡軍九十師六十一旅八三團一營抓去，強充挑夫、勤務兵，後要打仗不能追，險遭殺害。此次該旅進攻延安，黃乃乘機脫險，歸返原部。下面是他向記者談述該旅一八三團進入邊區前後的情況：「一營營長張德勝，河南人，二十七歲，但臨陣時，卻貪生怕死，對士兵說：『你們怕槍嗎？為什麼不向前衝呢！』副營長曹抽夫，湖南人，三十九歲，壞脾氣，打罵人，戰士聽見他，就像見到蛇一樣。營長講話說：『宜川併攻後區的那夜，每人一斤大餅士。』一到了延安，一但到了延安，只是一座空城，從宜川帶的三天乾糧也吃完了，天天喊餓，還要修工事，士兵都不滿意，埋怨罵娘說：『簡直是騙人，餓着肚子，還要出門走路，又得心怕踏上地雷。』在勞山，地雷炸傷一人，炸死五人，士兵餓慌了，在延安東關，對老百姓的窯洞挖掘，搶糧食，殺牛羊。胡軍士氣低落，逃亡很多，從宜川出發，過河來陝北，該團已逃跑兩次兵，每次約百人，到延安城，至少也跑了二百多人，從去年八月到現在，單是營長的勤務兵就跑了六個。蔣軍官長士兵都怕死，尤其不願打內戰，在南泥灣攻打某山頭，吹了四次號，士兵只動了四次，每次沒有爬一尺遠，後來我軍轉移，像人在一鑼鼓之後，才敢前進，但隨即被我軍猛烈的手榴彈打得落花流水。這一次戰鬥，僅三十餘人，一營打垮一個連，三營也有損失，該團一天即傷亡三百餘人，士兵都怨恨的說：『這次共產黨武器不好，原來還說……』」（完結）

如何組織担架
救護與轉運傷員的經驗

（新華社晉北十四日電）總結分區西戰役担架組織與救護與轉運傷員的經驗：（一）担架隊可分常備隊和預備隊，常備隊跟隨部隊到戰場上抬傷兵，預備隊則是轉運傷兵員。前者按付數組織，十付為一分隊，三十付為一中隊；後者則按行政區域組織，以行政村或鄉為單位編隊。各隊並設隊長、指導員、事務員各一人，管理隊務。（二）實行前後方大變工，除參加民兵與担架隊的人員外，可將農村所有全半勞動力組織勞動互助組，一面幫助出征民夫生產，一面做其他後勤工作，建立記工登記，前後方一律記工。按一季或一個戰役結束後總行一次清算。担架隊在戰役空隙中，亦可進行抓緊時間生產，如××担架隊即有兩起打柴萬斤，或幫助駐地附近群眾鋤地，翻草，做工錢用來改善生活，或寄回家去作短工」（三）建立功勞簿，獎勵英勇模範隊員，對個別落後份子，要經過群眾討論，按情節輕重予以批評教育處分。（四）担架由四人抬一付（四人抬，一人換）改為三人（一人換），可節省勞動力，在戰場上又便於隱蔽，減少傷亡。轉運傷員中，少告容易解決住宿、吃飯等問題。

簡訊

新河事件後，八日駐歲台之蔣記河縣兵工組同時，將堆沽奧海軍陸戰隊千餘人抽去。

王昌義的土地又回來了

海雲

「僱工王昌義，原先家裏僅有七八十畝好地，好好一個人家，叫地主惡霸張建明剝削，昌弄的變成了窮光蛋，變成了張建明的忠實長工，像牛馬一樣的受張建明驅使，聽打。

自民國十六年春天，王昌義叫地主惡霸張建明用高利貸剝削，失掉土地之後，他開始的想法是很糊塗的，他認爲給人家當「長工」，或者一伴上大樹可以庇庇蔭涼。」所以就沒明沒夜的給地主死受了四年。

有一次地主張建明的老婆還在王昌義面前「窮」，假眉三道的哭窮說：「家有千萬，沒有一時不便，你看我有點要緊用項，你「幫」我一下吧。」王昌義心一軟，就把自己僅存的兩張契出來賣了，給地主的老婆化了。可是他又明明看見，地主張建明兩口子，和他娃兒娃娃，天天吃小鍋飯，餃子，烙餅蛋，花捲啦！！調樣的吃着。他自己天天吃的牛馬苦，吃的豬狗食，心裏也何嘗不明白呢！

這次土地改革中，王昌義多年來的痛苦，變成憤怒的火焰，在鬥爭地主惡霸張建明老婆的羣衆大會上（張建明已逃往偽閻區），王昌義揭破了[illegible]的罪惡，他指着張建明老婆的鼻子說：「你娃兒那些仁郵？雖細，比我年紀小得多啦；可是他仗着你們有錢有勢，常常叫我：「乃孩子」長，「乃孩子」短，我們人窮了，窮數、年歲、和官名都沒有了，有一次我穿了一件新衣服，你那黑心的男人張建明卑低我說：「窮下窮漢你那裏兒得來的？」那些我記得，還有你那娃兒張建仁，在我給你家做工的四年裏，就摸摸打過我兩頓，有一次說我抓糞慢，就拿繩子把我打了個半死，我哭着回去了。可是我怕你家說我半路下工，不給工錢，又叫我老二德龍給了三個月工，從來我在家沒吃的，老二又餓了個口，招親出去了，我又來上工，你那狗老婆還爹出問我：「你怎晤又來了？」我自然要來，不來，我大半年的工錢就叫你們扣掉。」

地主惡霸張建明的老婆？在羣衆面前不得不一件一件的承認了，他們剝削窮佔得來的六頃多土地，又重新回到農民的手中，王昌義的八十畝地也回了老家。

王昌義高興的了不得，他向來訪記者說：「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我的土地永遠也回不來。」

公私合作經營的行署機關運輸隊

魯凡

行署運輸隊在一九四四年未實行公私合作經營以前，開支很大，運輸效率也不高，大部運輸員都不安心工作，也不愛護公物，因此牲口病死很多。但自實行合作經營以來，情緒不良現象基本上已經消除，運輸員都變爲積極負責的工作者，使公家賺了實際的收入，運輸效率又大大提高了。該隊工作上現在雖然還有些缺點，但從目前一般各機關來說，它已是一個較好的合作經營的運輸隊。我就該隊一九四六年的工作情形，作一總結，提供大家研究參考。

公私合作辦法

去年運輸隊共有馱騾三十二頭，騎騍七頭，運輸人員有二十五人，其中隊長一人，管理員一人，飼養員負責一人，除負責人中除一人煮飯，一人煮料鍘草外，其餘運輸員都實際負責牲口。運輸隊的公私合作辦法，不是除的公私合作經營的分紅辦法，是採取人力資金入股，而是採取公私合作經營公家供給牲口需要的基本附屬物下，才能賺錢並爭取對外營業，所得利潤必須除去一切開支才能分紅，公家所佔股份三分之一，較一般運輸隊的低，牲口按照政府規定供給標準供給，其所需草料，均按市價付還公家，下除淨利按公私二八分紅。運輸員之間的分紅辦法，是從所分二成紅利中抽出百分之十做獎金，其餘百分之九十按每個運輸員出差天數多少，比例分配，這樣出差多的多分，出差少的少分。但因公家和臨時生病的，均作爲出差天數分紅。獎勵標準共有四條：（一）牲口喂得好不生病，（二）二人經管三個牲口，（三）節省草料，（四）有成績。分紅時間每年一次，分紅年終，並經民主討論，分紅最多的隊員個人分紅最多的七石二斗（小石）。

保證供給需要節省大批運費

該隊去年總運輸量爲二百五十一萬三千四百斤，每頭牲口平均六萬三千三百八十五斤，其中供給公家需要的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斤，約佔總運輸量百分之七十，對外攬貨運輸七十四萬零一百四十八斤，約佔總運輸量的百分之三十。全年脚費收入爲三千四百四十萬零八千一百三十五元，其中公家脚費一千九百六十二萬元，約佔總收入百分之五十七，對外收入脚費一千四百七十七萬元，約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全年開支一千七百零二萬，約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九點三；收入和實得利潤一千七百三十八萬元，按二八分紅，私人分得三百四十八萬元，公家分得一千三百九十萬元。公家全年支出脚費一千九百六十二萬元，減去分紅數目，公家全年所付脚費，實際上僅五百七十二萬元。如不採取這種公私合作經營的方式，按照運輸隊實有馱騾三十二頭、騎騍七頭計算，合計是四十一個牛馱騾，二十五個工作人員，依照財政處的供給標準，每頭馱騾全年供給九石一斗八升，四十一頭馱騾全年共需三百八十五石六斗。工作人員每人每年供給五石七斗七升，二十五人共需一百四十四石二斗五升，兩宗合計五百二十九石八斗，以每斗七千元計，共合本幣三千七百零八萬元。但去年實際支出僅五百七十二萬元，故實際上公私合作經營辦法，給公家節省運費三千一百三十六萬元。

節約物品愛護牲口

就節省東西來看，較前節省一二，按馱騾標定，每頭馱騾每年一石二斗，四十一個共需九[illegible]二十六石，實際節省六十八石四斗，共折本幣一百九十六萬元。牲口每年常一個牲口一年需一丈九尺，四十一個牲口約需七丈標準布，但該隊除去年只用一個在，節省下九丈，約合三十六萬元。他們的節省辦法，也很簡單，即口用差汗擦了，回來了洗，洗了再用，用壞了就補，直到不能再用時才丟掉。籠頭常常規定每半年每個牲口一付，運輸隊研究出一個結繩辦法，斷了再結，結了再用，一條繩能用五只用一條，節省費用約五十七萬餘元。在鞍墊上用上，過去每年要十餘個牲口一年要用六千條，約需九十六萬元，全元，他們後來用皮繩，一一年多才用一條，共約價值三千二百元，以上節省八十三萬元，共約四項東西就節省下四百七十三萬餘元，按他們全年總分紅數才六百九十三萬元，他就是說他們的節省數目等於把全年分紅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其次對牲口的愛護也收到了很大成績，過去曾死過七八個牲口，合作以來，兩年多才死掉一個。運輸隊與運輸量也增加了，路面去好需家莊四十里來回要兩天，合作後，常常便回來。同時，出差，草吸雜口，和像運用具，由名帶分別負責，牲口每次出差回來，就細心檢查，有病的，就停止出差，隨時進行治療，常調查研究，注意調濟，來回脚價少使牲口打空。如去東村馱煤，去時就帶馱上磁或鹽。

關心運輸員的生活·教育運輸員·運輸員的積極性責任心提高了

對於運輸員分下的紅利，負責幫助處理，用到正當用途上去，有時就幫助運輸員買成棉花和小米，捎回家中去。關心他們的家庭之外，並注意他們的生活，生了病的，不但要照顧吃好，而且要給工分紅。利用[illegible]時間經常教育[illegible]生活。[illegible]

[illegible]現的，運輸員的積極性和責任心，都比過去大大增強了，[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完）

炊事員老王

明星

老王是成中學的一個炊事員，今年五十歲了，矮個子，稀臉稀紋，他從小出身貧苦，[illegible]他原是個農民，文水輪口人，[illegible]幾年辛苦頭顱都下來，大部份都交了租，加上層層的攤派捐，日子老是過不去。有一次因爲糧不出村公所派的款子，叫村公所把箱子櫃子都拍進了。不久女人也給氣死了，[illegible]父子兩個孤伶伶的受熬煎。去年三月，他的娃娃參加了咱們八路軍。來時就是爲了解決生活問題，可是自從來了以後，他覺悟太高了，常對人說：「在舊社會裏，咱受苦人誰也瞧不起。在革命隊伍裏，同志們都很照顧我，咱現在才懂得只有八路軍領導窮人好，我吃上人民的飯，要好好給人民服務，做不好就對不起老百姓。」

他按時按點的做好飯菜，[illegible]自己的工作做得更是頂好。天不亮就起，[illegible]

[illegible]有一次事務長[illegible]，他說：「[illegible]」

地主惡霸現形記

「老村長」

郭有暢在專武頭馬莊當了十九年村長，過去人們稱呼他「老村長」，「老村長」的第二個孫子郭仁錢，現在婷娃渡崞上正經營生的時候，就跟上他爺爺常上村公所當書記了。

原來「老村長」的家當，也不過七十幾畝坪地，一串院子，不多幾個牲口，當了十九年的村長，「老村長」就「闊」了，下千餘畝坪地、園子，四座樹新的院子，牲畜成羣了，成了馬營一帶第一家地主。

「老村長」當權的時候，村裏有誰打架、打官司，老百姓就得請的就：「又給老村長過生日了！」「老村長」的法律是不管誰有理，誰沒理，一律罰款。

民國十二年全村提倡會，每戶二斗，一百戶人家共攏四十石，又「會賬」八百塊，每塊六升，共四十八石，八十八石糧都集中「老村長」家，由「老村長」的兒郭元小保管，一直到兩年[illegible]所放，至於和他家清算以前，三十年來，誰也沒有享受過一[illegible]會」錢子，有使喚過了的，一斗得出五升利。

十九年來「老村長」一天比一天，即「老村長」統治的村子，如馬營、大場、牛溝、[illegible]家山，以及附近的村子劉家溝、孫家溝、陳家莊子、劉家背等處的老百姓，却一天瘦一天，全被「老村長」剝削乾了！

「活屍」

「老村長」有一個兒叫郭元小，郭元小的兒叫郭仁錢，村子裏給了仁錢一個外號叫：「逛梳散散」，形容他一個樣子也無一「逛」下來。

有一天深夜，「逛梳散散」溜到廟上放幾個紙炮把全村的人都驚醒了，家一看，郭元小坐在炕上說道：「有土匪了，有土匪了！」衆人跑到，「逛梳散散」說在樹上[illegible]：「土匪在我的東西搶光了」，但人們沒有見到土匪的影子，而郭元小的東西確實也搶一光了。（[illegible]）同時是四○年新政權成立後，「逛梳散散」父子倆個，就用這個「[illegible]法」來逃抗當時的負擔。那後不久，郭元小忽然「死」了，「逛梳散散」披麻帶孝，家裏鬧了好幾天，擺靴以後，村裏的人跑來談論「到底還是搶走，搶村可說哪！」

但兩個月以後，郭元小被寧武公安局押解回村來了，村裏人大吃一驚，圍着問情：「你死了嗎，你還活着啦？」郭元小紅着臉一聲不響。事情很明白，[illegible]這就是「逛梳散散」父子對新政權的[illegible]。

蔣家官僚守則

一、半點責任不負，一句實話不說，兩面做人，不亂，三拜主義不撇，四出頭露不少，五除[illegible]不多，六法全書不講，七情總不露，八面應酬不約，九流三教不斷，十目所視不瞭，百口[illegible]罵不怕。